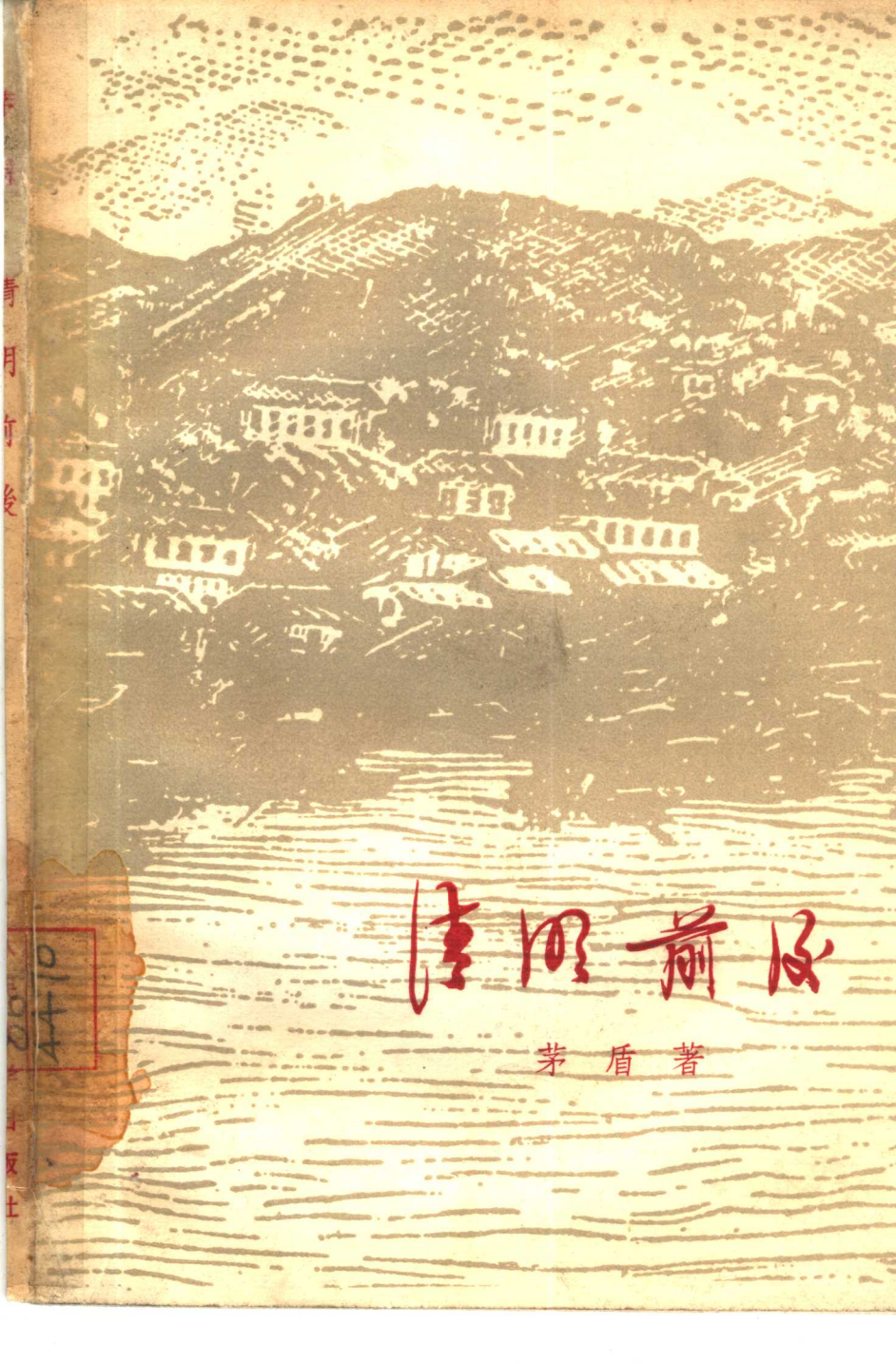




清江前夜

茅盾著

0
4
4

反土

16270

861
4470

清 明 前 後

茅 盾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封面木刻画：刘 赜
内 封 画：許 麟 廬

清 明 前 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59 字数9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3}{16}$ 插页2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 册

定价 (4) 0.46 元

出版說明

五幕剧《清明前后》作于一九四五年，取材于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統治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一九四四年五月国民党举办所謂“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美其名为出售黄金、收縮通货，其实不过是为了反动派四大家族更进一步上下其手，搜刮民脂民膏。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某日，各銀行售出黄金之总数陡增，較平日多出一倍；傍晚，財政部即宣布每两价格由二万元提高至三万五千元，显然，这个部令被主管人員預先知道，遂在市場搶购黄金，一轉手間即获厚利。当时反动派內部各派系互相傾軋，甚为剧烈，黄金加价舞弊案出現后，大小报纸紛紛披載，監察院为了搪塞“輿論”，不得不进行查賬。查賬結果，在該日购买黄金各几千两的几个大戶均只退款了事，并未追究，而法院起訴的倒是几个銀行的小職員，他們利用尚未入賬的暫記存款，共同购存黄金几十两而已。这几个小職員就这样成为官僚資本营私舞弊的牺牲品。

本剧开场白中称这一事件是“大时代的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作者将事件中的某些角色，概括地、艺术形象化地記載在剧本中，今天我們再讀这个四十年代的剧作，仍可以感受到作者执笔时激蕩的心情。

剧本展示的：有在官僚資本压迫下掙扎、彷徨，終至幻灭的民族資本家；有安分守己、不足溫飽、偶受利誘威胁而做了“黄金案”中替死鬼的小职员；还有“舐刀口上鮮血”，发国难財起家的風云人物，以及无耻的流氓政客等等。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組成了抗战时期国民党首都的社会縮影，画出了反动統治階級的群魔乱舞。

剧本写成后，在重庆的剧人組織演出，上演时效果极好，起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不久反动派即下令禁演。此剧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由重庆开明书店初版出书；抗战胜利后，上海开明书店陸續重印了多次。一九四六年东北书店亦曾印行。

現在根据《茅盾文集》第六卷（一九五八年版）印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63年5月

統一書號：10019·1759

定 价：0 . 4 6 元

这是大时代的小插曲。

怎见得是大时代呢？请看“清明前后”在欧亚美三洲发生的一些事情，——人类未来的命运，至少是此后二十年三十年中间能否享有和平，都要从这些事件的发展来决定。

在欧洲，法西斯狼的老巢业已四面合围；红军进迫维也纳，美军已进入希特勒德国的鲁尔工业区，而在柏林近郊，几百万的红军，两三万尊大炮，五千坦克和五千飞机，正在待机作最后一击。惯吹法螺的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仗已打输，想用什么“地下运动”的空头支票来恐吓盟军。同时，又在继续加强执行“东拼西让”^①的阴谋，妄想引起盟国间的猜疑乃至分裂。

只有二十多天，旧金山会议就要开幕。太平洋彼岸

① 东拼西让——指纳粹当时把重兵调到东线，拼命抵抗苏军的进攻，而把西线让出来给美、英联军接防；此在当时，已经明显地看得出希特勒匪帮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勾结，目的在消耗苏军力量，以便美帝在战后称霸世界。

1958.4.补注。

的報紙嘩然大呼：英美蘇三強之間碰到了暗礁了，為了波蘭臨時政府要求參加舊金山會議以及美蘇的額外投票權問題。蘇聯是支持波蘭臨時政府的，而英美政府則已拒絕波蘭的要求。

英帝國會議也開幕了，《星期日觀察報》記者說：“這一會議的目的，在形成一個帝國集團”，——這是英國在舊金山會議以前的準備會議。但同時，在美國的印度聯盟卻提出十項要點請舊金山會議鄭重考慮印度的民主要求。

在太平洋，美軍六個師登陸琉球群島中的大琉球，參加作戰的船艦一千四百餘艘。太平洋上空前的血戰展開了，日寇的自殺飛機和陸軍的頑抗，表示這一戰役將是極端艱苦的。中國大陸上，鄂北、豫南、豫西、贛西，都有戰事；老河口一帶，敵人尤為猖獗。而南陽、襄陽，亦已在巷戰雲中。同時，華盛頓傳來了消息：美駐華大使赫爾利（時在華盛頓）招待記者，宣稱美國的武器將不供給那些在敵後對敵血戰的中國游擊軍。

蘇聯宣布：廢止日蘇中立協定。小磯內閣應聲而倒，七十九歲的鈴木貫太郎繼起組閣；一位似瘋不瘋的“預言家”趁勢大放厥詞，說鈴木內閣就是準備投降的。

物價在猛漲，公務員的待遇說是在調整了。物價在猛漲，鋼鐵廠機器廠的煙囪冒不出黑煙來了：“官價失時，成本太貴。”物價在猛漲，紗廠也有停工的危險了：原棉

存底不够支持两三月之久。报上消息，官方正在想办法，从印度飞越驼峰运棉花来，但一說，与其运棉，不如运布；棉乎布乎，筹議未决云云。物价在猛漲，川北鬧災荒；遂宁等六县人民代表到成都請願，又到重庆来了。沱江流域产糖区的农民和糖戶也派了代表向当局呼吁。

这时候，美国来的《新聞自由》三使者也經過重庆，他們看到了中国的“新聞自由”：某日某报編輯室启事，登不出来的稿子共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新聞处电，美軍总部政治顧問魯登在华府記者招待会上，盛贊中国解放区抗战民主的成就。”

然而在大时代的这一个“清明前后”，哄动了山城的上中下社会的，还有一件事呢，——这一件事，說它大罢，在有些人眼中看来不算大；說它小呢，无奈千万的人民眼巴巴地望着。这部剧本所写的，就是这一事件中几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怜的人，他們的喜怒哀乐。

这算是开場白。以后，就让登場的人物自己来現身說法。

第一幕

人物：赵自芳——四十来岁，品貌端庄。从她的談吐中就看得出她是一个好胜心頗高而且也頗有决断的人。年青时代，她在同輩中，便“爱管閑事”，喜欢替人家排解一些小小的糾紛，人家恭維她賦有男性，敢作敢为，她亦頗以此自負；因此，当她进国立某大学时，她便选了法科，打算将来做律师。可是在大学最后一年，在校內的試驗法庭上，她的許多优点中的一个缺点，却暴露出来了：她不够冷靜。剛强而有决断，是她的好处，可惜生性躁急，动了感情时，自己不大能控制。然而她那样的人，是不肯馬上认輸的，大学毕业后，她依然要貫徹初衷，她挂牌做起律师来了。居然干了一年多，也出过几次庭；但是职业的经验并不能把她鍛炼得冷靜些，她这项职业中間的黑暗和丑恶，反而使她更加常常动感情，同行中甚至于在背后譏笑她“有神經病”。终于她拋棄了最初的志願，暫且以敎书来解悶。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她和“更新机器厂”的厂主林永清結了婚。不到半年，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接着就是沿江沿海区域的工业撤退到內地。林永清的厂，只有两年多的历史，可以說是生产剛剛上了軌道，就遭逢了顛沛流离的命运。在“更新厂”由上海而汉口，在汉口半

年，然后又迁四川，最后在重庆挨过了种种困难，终于恢复生产，这一段艰苦万状的时期中，赵自芳处处证明了她的刚强而有决断，甚至于她那躁急的脾气，都对于她的丈夫的事业有过很大的帮助。不过她所引以为自憾的，就是她的法律知识始终不能对她丈夫的事业略尽微劳。如果她和丈夫有什么口角不和之类，那多半是和“法律”有关的。丈夫从经验上知道任何增加厂方困难的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事情，都只有从“人事关系”上谋解决，太太则主张诉之于“法”。但碰了几次钉子以后，她也只好叹气道：“现在还不是讲法律的世界！”这些政治社会上的黑暗齷齪，使得赵自芳近来更加常常动感情，更加躁急；特别因为她现在不像迁厂复厂时期那样有事情可做，而所见所闻，又那样卑琐昏黑，于是她的胸襟也不免狭仄起来，敏感而神经质，——如那位深知她个性的表兄陈克明教授所说。

唐文君——二十七八岁，赵自芳的女友。抗战以前，她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娇生惯养的女儿。抗战一起，敌人的炮火毁灭了她的温暖的家庭，她跟着学校撤到武汉，就卷入了那时候如火如荼的抗敌高潮。从此她离开学校，走进社会。她和赵自芳相识，即在汉口；那时候，赵自芳以“更新厂”的工人作为一个班底，在办难民教育，唐文君担任了几个钟点。她的刻苦耐劳和谨慎忠厚，——还有那几分不脱稚气的见了人就会亲热起来的态度，都在赵自芳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赵自芳在重庆再遇见这位无家可归的青年女子时，就像老大姊似的照顾她。但唐文君已经不是五年以前的唐文君了。刚刚抽芽的植物便遇到寒霜，她的青春之火便

被压熄了。自从武汉撤守，政治逆流开始，唐文君在长沙住了一年多，生活困难自不用說，而最使她难堪的，是被目为“救亡青年”之群，处处受歧视。在这样残酷的教训下，唐文君不但失去了向来那种容易和人亲近的天真，并且还变成了孤僻，对人不轻信。一向谨慎忠厚的她，现在“发展”成为畏葸而忧郁。只有那一份刻苦耐劳的美德却依然如故。幸而赵自芳颇了解这位可怜的“妹妹”，很帮忙她，——虽然在唐文君心中总觉得赵自芳是“另一世界的人”，不能像从前那样亲密了。由于赵自芳的介绍，唐文君和“更新厂”的前职员李维勤结了婚。这结婚生活带来了很短时期的甜蜜，但继之而来的，便是一波又一波的酸苦。并不是两人感情上有什么变动，而是爱情不能解决人生最大最现实的问题——面包。唐文君当然是一位好太太，然而也是一位相当难以满足的太太。她天天愁着钱，但又最怕丈夫因为想法找钱而做下了使她无面目见人的事。她爱丈夫，但她在丈夫面前又是牢骚最多，脾气相当疙瘩。从这一点上，可以窥见她的心虽在严霜复盖之下，那一股火却始终不曾熄灭啊。

陈克明——四十多岁，大学教授，留学过美国，专攻的是经济学。他和赵自芳是表兄妹，和林永清又是老同学。他有他表妹所缺乏的冷静，然而不如他表妹那样有决断；他思虑周到，观察澄澈，可是没有慷慨激昂的风度。他说话有时颇能幽默，颇有风趣，有时解释某一事理，也很简单而扼要，甚至可说是“针针见血”，然而他不是雄辩家。也许因为这种种的缘故，他虽然和林永清是老友，是至亲，林永清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参加商讨的一人，可是他的意见不能经

对左右林永清。他这人的性格，从他的服装上也表现出来了：整洁，华贵，但又不流于奢侈。

林永清——四十多岁，“更新机器厂”的厂主。从美国回来后，他试办过好几项事业，都是和他的本行——工程有关系的，但都不顺手。最后，他好像漂泊的船终于到达了适宜的港口，他择定了自己的终身事业是“机器厂”。抗战爆发了，他那刚刚走上轨道的工厂不得不迁徙了，这时候，众人尚在观望，而林永清却毅然决然把设备、原料乃至一部分熟练工人，赶先撤到了汉口。当汉口又成问题时，他的确也曾望着长江的上游喟然叹息，也曾举棋不定而多牢骚，但是到底再度振刷精神，在敌人的轰炸下把设备和熟练工人拖过了三峡。这一个时期，夫人赵自芳颇起了些决定的作用。二十八——九年的“工业繁荣”使他的厂有些扩充。这时候，林永清即使还未曾“胜利冲昏头脑”，确也不免有点意气洋洋，而且自信自负之心也油然增长。这自信和自负，使他能够抵抗短期“繁荣”以后接着而来的恐慌；直到三十三年春，他心中潜伏着的一个东西终于冒出头来，而且立刻“见风变得很大”。这东西倘用一句话来说明，便是：“办工业，对于国家，对于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呀？”然而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也和他夫人有点相像，是不肯一下就认输的，而况对于自己的事业总还有几分留恋，——说是“惰性”也可以，因此他只让自己心里苦闷，表面上还是打起精神想突破难关。他和陈克明相反，陈克明表面上好像不大坚决，心里却极有分寸；而他呢，嘴上说得很硬而且满不在乎的时候，心里却正在徬徨动摇，似乎他想借自己的声音来镇定自己的游移苦闷。他精明

强干，当他注意力集中于一点而决心要怎样做的时候，他的确也常常能有所成就。要不然，他就不能把他那工厂的设备从上海拖到重庆，而且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有所发展了。他说话有时很有煽动力，要不然，他也不能在轰炸之下鼓励起职工们的情绪来了。而最后，他也很善于交际，善于应付，要不然，他就不能建立起那么多的“人事关系”，而在三十年以后工业下坡路的困难境地中支撑到二三年之久了。然而，他这一切优点似乎跟他厂里的原料一样有定量，时间一久，得不到顺利客观条件来作补充，也会用尽；又跟他厂里的机器一样，日夜在开动，在相当时期以后，也会磨损而工作效率就低落。现在，正是快到了“用尽”和“磨损”的时候，这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在“咬紧牙关”的表面之下，他内心的徬徨苦闷已经到了逼迫他非采取某一步骤不可的关头了。两者必居其一：拒绝诱惑而贯彻初衷呢，还是屈服于诱惑之下？

余为民——这是一位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的英雄，——虽然他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矮方巾而兼流氓。而且当他自以为变成某一物的时候，别人看来总觉得倒像另一样东西；比方说，他自以为成了狼的时候，别人看来总觉得是一条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沾沾自喜，他的哲学是：能变就好，哪怕是变成了一条狗罢！他的年龄比从前上海滩上所谓“清倌人”的年龄更难确定。照他那名片背面所印的一排“前××”的头衔看来，他至少也有六十岁了，因为那十来个“前××”之中有一个是“前××报总主笔”，而据熟悉民元掌故的专家负责申明，则所谓××报者，在辛亥革命前两三月曇花一现就没有了。但他自己总说“四十不到”。再说，他

的名片确实“偉大”。如果十年之后，万一由于某种奇迹而他这名片竟在垃圾堆中被一位死心眼的考据家掇得，那恐怕要被当作极希罕的材料。因为这名片除了背面印得有密密的一排“前××”而外，正面当然也如法泡制，不过那些头衔上边没有“前”字罢了。印在正面的头衔，举例說，就有“某部秘书，某委员会設計委員，某社名誉社长，某会顧問，某校校董”之类，然而据他自己說，名片正面所印的十多个现任职务，不过是他实有职务的五分之三而已。有一回，他的一个朋友仔細拜讀了他的名片以后，就半真半假地对他说：“老兄百年之后，倘刻訃文，光是职衔，准得用三張紙，然而犹有美中不足：全是文职！”好，两三天以后，他那张名片上果然加了一行：第×集团軍高級參謀。有那些熟悉中国軍事組織的人看了就掩口而笑，原来这所謂“第×集团軍”者，根本就只存在于这位余为民先生的想像。可是余为民先生除了头衔多而外，也还有著作；这是他的朋友們更加懶得根究的玩意了，好在他也从从不举出书名或篇名来。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他在某一时期異常兴奋而且津津乐道的《建都問題論战大全集》。这本书，据說有百万言之多，（当然沒有人怀疑，因为建都論确有数十篇之多。）光是搜集材料，他所花時間便在一年以上；为了排印此书，他曾掬了“民族百年久安大計”的旗帜，很募过一陣捐，不过总不見书出版。但因此他又已成为“建都問題专家”。美国的老博士薩凡奇来了中国一趟而且发表了《揚子江水利工程計劃》以后，这位余为民也突然变成工程专家，到处为薩凡奇計劃敲鑼打鼓了。諸如此类的事情，这里也說不尽，总之，他是这一个社会中适宜于生存的人。最后，

不能不有一两句讲到他的丰貌。他确是一表堂堂，并非獐头鼠目，虽然說不上龙行虎步，蹶起方步来确也很像个样子；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在碰了人家的橡皮釘子而自解嘲的时候，他那笑形，他那眼神，宛然是个白痴。

女僕張嫂——三十来岁，白淨的脸儿，尚伶俐解事。

男僕——二十来岁，逃避兵役者，略认得几个字。

布景：“更新厂”厂主总经理林永清住宅內的一間书房。正面后方是一排玻璃窗，下半截装着淡紫色薄紗窗飾；窗后是院子，花木扶疏，投影在窗紗上。从窗內又可看見院子里的走廊的一角，那是通到大客厅的。窗左首正面是一道門，从这門經過院子里的走廊就到了大客厅。右首墙壁正中 也有一道門，通內室。书房里的家具和陈設相当讲究。房正中有一矮脚小圓桌，桌上一口大花瓶，插滿了各种花。房角有高脚花盆架，供着蒼松翠柏的盆景。墙上并没有什么字画，可是有林永清的大画像，而遙遙相对的，还有林夫人赵自芳的放大相片，穿了大学毕业时的学士装。画像和相片旁边，各有四个鏡框，都装着二十四吋的照片，那是“更新厂”在抗战爆发以后迁徙和恢复的一段奋斗史料。左壁，赵自芳相片下，是壁炉，炉架上有些小陈設。房正中，下垂一盞乳白瓷罩的大号返光灯，靠右壁的写字台上有台灯，及其他应有的摆設。几只大小沙发，和圓的方的橢圓的长方形的茶几，以及一口书櫥，完成了房中的布置。书櫥內分四格，三格塞滿了洋装书，余一格則陈列着“更新厂”的出品，——一些鋼鑄的小零件。特別惹人注意的，是正面那一排窗下靠窗摆着的一只特制的长方形矮桌，桌上是“更新厂”的全副模型。

时 間：“清明”前几天，下午四时至五时之間。天气悶热。

幕起时台上无人。正面后方那排玻璃窗有一扇开着。从大客厅傳来了隱約的笑語声。約一分钟后，双双人影，一前一后，掠过窗前。左首門外，有女僕張嫂的声音：“李太太，您这儿来罢！”左侧之門本为虛掩，旋即見張嫂在門边，側身让唐文君上。唐文君衣飾朴素，然愈增其風韵。她嘴角上摆着一个笑影，可是掩飾不了內心的焦灼煩悶。

唐文君（边走边問）太太呢，有事么？不在家？

女 僕（摇头）嗯！（作个鬼臉，抿嘴笑了笑，回头朝窗外望一下，又做了个眼色。）

唐文君（也朝窗外望一眼，自言自語地）林總經理在会客。
（突然怀疑）好像还是个女客。（問女僕）可是太太呢？也在大客厅么？

女 僕（支支吾吾）太太有点儿——头痛，在臥房里躺着。

唐文君（沒有注意到女僕的可疑的态度）那么，我到她臥房里去罢。

女 僕（似乎也决定了主意）不忙。您先喝口茶。让我先去看一看。

女僕自左首門下。唐亦就坐。但剛坐下，又惶惑不安，想站起来還沒站起来，自言自語道：“真不巧，看来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罢？”起来，至窗前，正拟窺視，而女僕捧茶上。唐接茶，此时大客厅內傳来了裂帛似的女子的狂笑声，唐听了不